

最后一片树叶

方华

现在想来,那片树叶对于我来说,真如同欧·亨利的小说中贝尔曼画在墙上的最后一片藤叶。

曾经在一个部门里做业务主管,因为工作特别出色,连年先进、记功。一方面自己滋生了一丝骄狂,更多的是给我的直接上司产生了"功大压主"的感觉,庸庸碌碌的他害怕我有一天会挤了他的位子,开始处处找麻烦。终于,他瞅准一次公司机构及人员整合,竟借机将我"调整"到公司一个偏远的岗位去驻守,并假惺惺地安慰我:现在人手紧缺,你暂时到那先干着,模范嘛,要起带头作用。

那是一个深秋,我的心情恐怕比那个衰败的秋天还要糟。一种被人愚弄、被人伤害、被人从高处踹落的失望、伤感与愤懑,填满了我狭小的心胸。偶遇人问我怎么突然去那么冷清的地方了,我觉得

那话语后面都隐藏着讥笑与嘲讽。一个人坐在冷清的岗位上,寂寞和痛苦无法排泄,忧愤的心境下,每一分秒都是那么的难熬。

那天,依然百无聊赖地坐在屋内,漠然地看着窗外。这时,窗户对面一棵光秃的树进入我的视线。说它光秃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树梢上还有零星

的一些树叶。有风吹过,稀零的叶子在枝头摇晃,过不了一会,就有一两片叶子落下。我知道,不会多久,树上的叶子会落个尽光。

过了几日,当我再次注视到那棵树时,树梢上只剩下最后的一片



叶子。那片孤独的没有一点光彩的叶子,在风中抖动、翻卷。我伤感地想,它要落了、落了。

可是,一连几天,那片叶子就是没有在我的预想里凋落,它似乎是被粘在了树梢上,任寒风陡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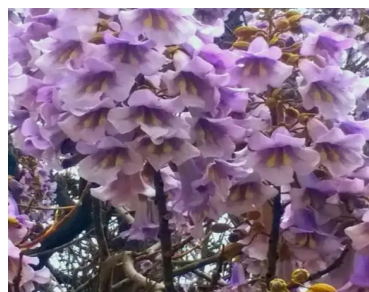
任冷雨瑟瑟。这片寂寞的好像与我同病相怜的叶片儿,似乎触动了我胸中某些坚硬的部分,让我心底涌起一些支撑的力量。我知道这是一种偶然,但我敏感的心那一刻分明把它看成了命运的昭示。

我开始给自己定计划,利用在那个偏僻岗位清静的机会,系统地读书,并且重拾搁下多年的笔开始写作。每当我从书本中抬起头,看见那片树叶,仿佛听见它握着拳头在对我喊:坚持。这时,我也开始担心它的飘落,也在心里默默地喊着:坚持。

那时,我想到了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但这一片叶子绝不是画上去的,它分明是自然是命运给予我的一份馈赠。

那片叶子至于给我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不仅仅是那特别时期对我心灵的一次观照,还因为它奇迹般地在树梢坚守了几个月,直到我被公司调往机关重要处室任职,它还在枝头向我挥手。

隔一段日子,在办公室里忽然想起那片叶子,急急赶往那偏远的岗位。那棵树真的是光秃秃的了,树下或腐烂或被泥土沾染的叶子,我不知哪一片就是曾经的相伴与坚守。恰如那些过往的日子,我们已不能分清它们的模样,只留下记忆的履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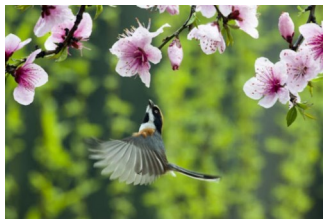
赴一场春天的约会(外一首)

马骏斐

阳光很好
春天真好
一份快乐需要追赶
心情的绽放今天加速

一些祝词正在路上
鸟鸣的铃声如此叮当悦耳
那些围坐在桌旁的往日情怀
已给我留好绿色的坐席
等我用缤纷的色彩去叙述
故事中最温暖的部分

时光呵
请你加速再加速
为什么车轮的转动
总赶不上我的迫切
和春天的脚



杏花风情

我早已为你准备好万种风情
只等你穿越时光的小径
轻叩我微掩的柴扉

出墙的芳心
只为你一人招展
我素面朝天
你融融的爱意里淡描粉靥
一抹暗香
遣送你的襟怀
只为博你
温柔的一瞥

流年似水
青春多么短暂
一场风雨里我不胜娇羞
缤纷落英
都是为你飞扬飘舞

腮旁的一滴清泪
不是韶华飞逝的留恋
而是晶莹的感激
在你生机盎然的怀抱里
我要为你
枝头结满幸福

泡桐花开了,像一团紫色的梦,渲染在乡村大地。

在我生活的这方水土,那些或依山傍水或静卧平川的村落,随处可见泡桐的身影。而每个村庄里,也总有一两棵粗壮的泡桐高过错落有致的村舍。花开的日子,这些水墨的村庄被泡桐的淡紫点染着,像一幅幅清新秀丽的画卷。

如果你走近一棵泡桐,你会看到那些悬挂着的花朵,像一串串玉瓷儿般的风铃,在风中摇曳,着实玲珑可爱。如果你有一颗敏感的心,似乎可听到它们相互碰击的清音。

在我的故乡,没有人刻意地去栽种泡桐,完全是自生。有的是老

树边上的叉生,更多的是风把泡桐果子带到了—个地方,就此生根、发芽、成长。泡桐树长得很快,几年的功夫,小苗儿就变成了参天大树。多么像我那生活在乡间的小伙伴们,分别多年以后回去相见,竟一个个难辨儿时青葱身影。

刚从乡下搬到县城时,小城里也常能见到泡桐的身影。三三两两地生长在松散的巷陌楼舍间,有点像小城的生活状态,自然、纯朴、随意。

记得我居住的,是一个有着幽深庭院的明清式两层青砖木楼。一个春天,院墙根处突然冒出一棵小树苗儿,起先并不在意。等至春末,小苗儿已迅速长成一棵小树,

紫梦晕染

方华

这才发觉,原是一棵泡桐树儿。这棵自生的泡桐硬生生地在墙砖的缝隙之间扎住脚,到第二个年头,已是一棵茁壮的树儿,并开出满枝的花朵。

闭塞在陈旧的楼舍间的庭院,到了夏天湿热难当。自从有了这棵斜生的泡桐,平添了几许阴凉。早早晚晚,母亲会将一张小餐桌搬到树荫下,一家人围坐进餐,其乐融融。而伸到我窗口的宽大泡桐叶片儿,又给了我多少诗意与遐思。记忆里特别深刻的,是泡桐花绽放日子里那一个月朗星稀之夜。晚风过处,花儿飘零,一地的紫色花朵卧在月光上,给那怀春的少年增添了几多甜蜜的烦恼与缠

绵的忧思。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不断改造。我亲眼看着那棵已是花冠如盖的泡桐,在倾倒的砖土瓦砾间被两名工人锯断,轰然倒地。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城市,马路宽了、绿地多了,可是,却很难见到泡桐树的影子。城市里多的是樟树、冬青之类四季常青的植物,营造着单调的绿意。

方华又是泡桐花开时。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想起那抹魂牵的紫色,不是对旧时光的留恋,而是对一种悠然淡静生活的回味。于是决定,趁着泡桐正开,到乡间去走走,看一看那梦绕的身影,探一探那氤氲的乡情。

只此青绿

方华

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种过树的了。隐约记得,大概是三十几年前吧,单位组织一批人在山脚下的一条泄洪沟边植树,那那是我至今种下的最后一棵树。几天前,正好路过那条沟,见沟边的一排树木粗壮高大,用手抚摸着树干,心头生出一丝自豪,也生出一份感慨。当年植树的人虽已是青春不再,但这些树却正是风华正茂呢。

《山海经》里有"夸父逐日"的传说,说夸父临死前"弃其杖,化为邓林",反映我们祖先植树造林造福后人的美好理想。《礼记》上也有"孟春之月,盛德在木"之句,告诉人们在春天植树,是最大的德行。

前段日子,有在北方大城市工作的亲友回乡探亲,相聚时,说家乡的白菜都比那个城市的好吃,特别的清爽。原因在于他工作的那个城市不但空气欠佳,且常遇沙尘暴,蔬菜自然比不得山清水秀的家乡清新爽口。

有些年,很多城市遭遇雾霾天气、河流污染、动植物死亡等等的

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可见一段时期内社会的发展在生态环境上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据记载,夏禹时,我国即出现了保护林木的行政法规。《周书·大聚篇》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古人尚且知道在春天里不动刀斧以利草木生长,可现代社会的发展却以山川植被的破坏来营造经济的繁荣,这样的后果必然要遭受自然的惩罚。

小时候,曾看到有人被挂着"破坏绿化罪"的牌子游街示众,可见在当时对绿化的重视和对破坏绿化的打击程度。但这几十年来,再未见过"破坏绿化"这项罪名。滥伐乱砍的报道虽时见媒体,但欲加之罪却患无辞。因为滥伐乱砍的背后往往都是堂而皇之的发展理由。

每年的植树节前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植树活动。但这样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活动也渐渐地流于形式。往往是单位组织一帮人,找一处荒地,潦草地栽上几棵树就了事,谁

还再管它春夏与秋冬。而许许多多的单位则把经济发展作为头等大事,哪还管什么植树的小事。比如我工作的单位,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开展植树活动了,绿化嘛,自然有专职的部门去做。

史记,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泽之禁,给百姓分田植树,且对种树作了具体规定和指标:"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蒔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隋炀帝虽然是个穷奢极欲的皇帝,却对植树极为重视。据《开河记》载,他亲自种柳,赐柳为杨(皇姓),下令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要在河旁植柳,并给予奖励:"柳一株,赏一缗"。后来,千里运河出现了岸柳成荫的景观,可谓杨广的一大功绩。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但直到新时代,我们种植的速度才赶上垦伐,绿化的步履才超越污染。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植树的意义,不仅仅是种棵树,它是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更是留一份财富给后人的"盛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能够植入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世界才是真正的天地和谐,日朗气清。

人间春味一卷之

方华

春天到了,南方地区有吃春卷的习俗,如同北方人吃饺子一样普遍。

做春卷,首先要制作春卷皮。小时候见过母亲制作春卷皮的过程。见她将面粉加些许盐,和水搅拌,揉成筋道极好的面团。再手抓这块面团,在加热的平底锅中一按一揉,一张薄如蝉翼的春卷皮就贴在锅底,稍稍加热,揭起,一张成熟的春卷皮就算制成了。

现在,会做春卷皮的人家越来越少。但有专门制作的,在街头巷尾现做现卖。那天在菜市场的入口

处,看见一妇女正手抓面团制作春卷皮,一按一揉一揭的间隙,筋道十足的面团在她的手中上下翻飞抖动,让人眼花缭乱,煞是好看。

春卷皮可以在外面买,但馅还是自己做的才地道。春天,草木萌发,山野多的是各种野菜和新鲜的蔬菜,是做春卷馅的最佳食材。春笋、萝卜、豆腐干等切成丝,荠菜、马兰头、韭菜等剁成末,和在一起加上调料搅拌均匀,一份饱含春天味道的馅就制成了。当然,馅料随各人的口味喜好可随意"革新",好满足永远想尝新的嘴。只是千古不变

的,是那卷起来的春天的气息。

包春卷时,将春卷皮摊放在桌面,放上一小份做好的馅,卷成扁筒状,两头包折,用稀面糊封口,一个个玲珑可爱的春卷就完工了。将春卷投入翻滚的油锅里,炸成金黄色,那皮薄酥脆、馅软香热的春卷就可大饱口福了。

据说,春卷的历史很悠久。晋时称"五辛盘",因内有五种辛荤的蔬菜。唐时名"春盘"。元时谓"春饼",并开始油炸。至清代,才有"春卷"之称。可见春日食春卷的民俗风情由来之久。

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宋时有一书生,为了科举应试博取功名,整日埋首苦读,常常废寝忘食。他的娘子想了个办法,烙出一张张薄饼,将菜肴置在饼中,卷成筒状,既当饭又当菜,方便书生食用。由此,才有了后来的春卷。

在一些地方,把吃春卷称为"咬春",这真是个富有诗意的说法。春天到了,不妨去返青的山野采几把野菜,和家人一起包一包春卷,它卷起的不仅是美味,还有融融的亲情的。一只春卷在口,满腹春天的气息。